

俠少

上

溫瑞安
武俠精品



侠 少

(上)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新登字 01 号

侠 少

作 者:温瑞安

责任编辑:杨毅平

封面设计:速泰熙

出版发行: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市解放西路 105 号)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省计经委机关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200 千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227—01078—3/I·260

定 价:9.80 元

(宁夏人民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江上鸥：独辟蹊径温大侠

东方新：一部忧伤的武侠作品

一·武林规矩

二·看竹何须问主人

三·下山

四·帮派堂院墙

五·燕子居风波

六·背叛师门

七·庞一霸

八·蓝巾贼

九·无命盗

十·耿大王

十一·青云谱

- 十二·石钟山
- 十三·鄱阳湖
- 十四·百花洲
- 十五·青黑色的箭
- 十六·阁楼中的人
- 十七·小初
- 十八·当年今日天下事
- 十九·秋烧·时鱼·阿妈酒
- 二十·杀师叛徒
- 二十一·好一朵白莲花
- 二十二·藤枪与剑
- 二十三·红袍老怪冒大魑
- 二十四·一刀·双剑·一枪
- 二十五·偷天换日慑心功
- 二十六·尾声
- 后记·行止在我

附录：一、温瑞安《侠少》原序

二、温瑞安武侠小说最新书目

独辟蹊径温大侠

——小议温瑞安的新武侠之路

江上鸥

世上的一切都是时代的进化、演变而发展的。从猿到人是物种的嬗变；由刀剑到枪炮是技术的发展。不同在于一是自然渐进的演变；一是人脑伟大的创造。文学属于后者，积多少代人的努力，把构成文学的元素加以研判，应用、发展，变成了今天林林总总的文学样式，具有了多姿多采的文学内容。不说别的，就中国戏曲而言，从最初的角戏，到唐代的参军戏，到元杂剧，明清传奇，一直发展到如今的京、昆剧等许多剧种，千万剧目。发展为唱念做打俱全；灯光布景道具音响效果齐备的一门尽善尽美的综合艺术。

这一条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戏曲艺术的发展道路，何尝不是其它文学艺术的发展道路呢。发展中成长是事物共有的特性和

规律；这是大宇宙的演化。

梅兰芳只有一个，梅兰芳的艺术创造力使梅派艺术登峰造极，后人几乎是不可逾越的；越王剑只有一把，无名的有名的铸剑工匠的艺术创造使这把剑冠盖绝代。

世上有许多东西都是越发展越完善、越高级，惟独艺术领域，往往是绝唱、绝活。毕加索，齐白石都只有一个，他们的画必须是他们的画的，他们就是他们的顶峰。这趋决于小宇宙的发育程度。

茅盾只是茅盾，茅盾有茅盾的《子夜》；

巴金只是巴金，巴金有巴金的《家》《春》《秋》。

茅盾当然不会去写武侠，写也追不上金庸；巴老当然不会沉入刀光剑影之中，写也不会写成古龙。各人的艺术气质，生活道路，性格禀性决定了各人的艺术道路。

作家独特的文化素质构成独特的创造力，时代造就了时代的艺术，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品。唐诗是唐王朝时代的顶峰，李白、杜甫就站在那峰巅，站立在艺术的历史制高点上，后世除了创新路，无法再逾越。宋词、元曲、无不如

此。创新才有新的流派，才有垂范后世的传世之作。

创新，是一切新生命的产婆。

新武侠脱胎于旧武侠。梁羽生、金庸的贡献在于不甘于因袭，勇于创新而有新武侠小说的发轫，给世人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成人的童话世界。

古龙如果安于因袭，就不可能有揉中西文化于一炉的创造。古龙的书中有“007 情报员”，有《教父》中的人物、情节，然而他巧妙地化入了武侠小说之中求新求变，创造了古龙式的新文体。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使他成了台湾武侠小说一大家。

温瑞安如果安于因袭，那么，武侠小说之江河不过沉下了几粒闪亮的沙砾。他便不可能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正因为温瑞安勇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所以才赢得了如此众多的读者。

轻风微波，秋水涟漪中荡漾的舢舨，那里比得上江河滔滔里的舢舨舟。而顺江而下的舢舨舟，又那里有钱塘江潮中逆流而上的弄潮儿来得激动人心，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

不湿。温瑞安是这样的弄潮儿，他创造的超新武侠，就是他手中不湿的红旗。他和他的旗帜构成了一幅武学文学界一员主将的全新形像。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他是新武侠小说的第三个里程碑。

至少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他的作品象《四大名捕》《血河车》《神州奇侠》系列，文风受古龙影响，1982年后推出的《布衣神相》《逆水寒》等开始有自己独特的色彩，文笔意境都不同凡响。1987年温瑞安称自己是“现代派”，开始追逐全新的自我。

他自己说：“什么是新？写前人没有写过的就是新；写前人写过的，但用不同方式写也是新；写前人写过或没写过的，但用自己领悟的方式去写，更是新。”

这是他创新的自白。

他还说：“不新不写，这是应该的，也是当然的，前人积累了这么多可珍可惜的书山字海，如果再重复的、因袭的、一成不变地、亦步亦趋地写，累人累己，误人误己，何必？何苦！要写就写出新意来。”

于是乎温瑞安有了新的创造，例如他在《斩马》一书中写到冷血激斗蔷薇将军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他、要、出、剑。

他，要，出，剑。

他——要——出——剑。

他……要……出……剑。

表面上看似像文字游戏，仔细体会，四行字十六个标点符号，写出了无尽意味，这其中包孕着冷血一眨那间内心的急剧变化，同时也表现了他从果决杀敌，到迟疑手软的情绪变化和动作变化。这四句话的文字表征，取代了长篇大论的心理描写，给读者以十分宽阔的想像天地。

在武侠小说的写作中，这是一种创新，新在那些语言具有声韵美、建构美，读者可以从中国方块字的特有的某种图式的视像中去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寻求某种悟性；从建构的句型的开拆巧妙运用的标点去寻求意境所显示的底蕴。妙就妙在，可以因人而异地作出无数种解析，可以无限度地根据情绪的流向去解析。这种读者的自我参与，正是新时代人自我

主体意识的需要。

而且作者对语言文字做了一些全新的诠释，不仅仅把它当做故事的载体，而且把它当作故事本身，赋予它新的功能，不光可以从语言内蕴而且可以从语言外形，外延去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然而创新的路并不是那么平坦的，更其令人头疼的是那些“经验丰富”的指路人，他们时刻不忘在提醒应该怎么走，而且总是提醒你走老路。

如同听惯了民歌或美声唱法的歌曲，乍听摇滚乐，直噪吼，觉得鬼哭狼嚎般刺耳一样。看惯了新旧武侠小说的人，特别是那些研究专家批评温派超新武侠“将中国文字之美割裂得支离破碎。”“玩弄文字游戏”“新派武侠小说被温氏彻底异化了”。

这些意见不能说错。惟一错的是忽视了当代青年人的需要。说白了九十年代的青年需要看九十年代的武侠作品，超新武侠不过是顺应了这股潮流。新一代，生活节奏加快，思辨力，想像力强于老一代。当年电影事业刚在中国起步发展时，影片中蒙太奇镜头及那些丰富

的电影语言应用过多以后，一般文化水准的人常常喊难以看懂。而如今的青年人再高深奇奥的电影语言他们也能了解得十分透彻，很少再在影院中听人喊看不懂。武侠小说的发展也情同此理吗。

人之初少不了模仿。

人不能永远模仿。

如果不创新，那样的作家就不是作家，而是抄家、描家。如同离不了描红纸的小学生，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书法家一样。

一个成熟的作家应该有自己的风格，独特的表现技巧，入木三分的犀利的解剖刀一般的思辨力和艺术眼光。

实际上长久的因袭是不可能的。那样只能促进这门艺术的及早衰亡。

还珠楼主、郑证因、朱贞木、宫白羽等等许许多多大家属于三四十年代，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金庸领风骚于五六十年代；古龙属于六七十年代，可以做那个年代的霸主，而温瑞安无疑是属于八九十年代的。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他是今天的人，今天生活里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没有昨天的经历

和环境。他自己说过写还珠楼主的剑仙小说，他比不上还珠楼主的驰情入幻、天风海雨；写平江不肖生，难及他的奇情异行，广知博闻；写宫白羽、郑证因的，也难与他们的镖行风波，帮会风云相比；写金庸的，追不过金庸；写古龙的，也写不过古龙。正因为此，他写他的，走温瑞安自己的路。

温瑞安就是这样的温瑞安，他在创新，人在创造自己独有的流派。温瑞安创造的四大名捕就是温瑞安的，决不是其他人的。温瑞安所走的创作道路也是温瑞安的，否则就不叫温瑞安了。

他将公案和侠义揉在一起，写出了他自己的四大名捕，又铺陈出了《少年冷血》《少年铁手》《少年无情》《少年追命》这样极受青少年喜欢的武侠形象。而这些是前面提及的大家所写不出来的。

正因为走出了自己的路，标新立异，才独树一帜，正因为独树一帜，才能推陈出新，推陈出新才能领尽风骚，才能迎来属于他的武侠时代。

一部忧伤的超新武侠作品 ——读温瑞安《侠少》

东方新

这部小说开篇似乎平常了一些。从一个贫民的儿子关贫贱习武开始。故事在他入青城派学剑后展开。青城派五位宗师的一帮弟子，为求“侠少”的冠冕，下山闯荡江湖。无事生非，寻找博得功名的捷径，为恶人利用，残杀忠良，终而引起一场武林大杀戮。

从平常的琐事写来，读毕始见温瑞安的良苦用心：生活本来是平静的，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起自功名利禄的引诱或不安的心灵寻求。如那最堪忧伤的人物关贫贱，本可在家陪老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偏偏要（老爹也舍得）耗费老爹的苦辛积蓄去习武。

武林中和生活中一样，有时追求的本和末常常被倒置。门派的虚荣，占据了宗师们的心灵，他们追求的和教导弟子的唯其功名，甚至

不惜倚靠外族求荣。弟子们自然是无善恶之分，唯功名是瞻。好端端的义军领袖，还有深得一方民心归向的武林高手，顷刻间竟毙命于麻木不仁的后生小子。前者是受害于关贫贱这小子的忠厚，后者更是直接受害于关贫贱的武功。

关贫贱这个憨直仁厚的少侠，却如温氏自况的“屡受挫屈，甚至无有辩白的机会。”只是被一种无形的师徒或师兄弟之间的亲情挟持着，不明不白地当了探子、杀手。出身贫寒，竟至人微言轻到这种地步，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敢把自己的所想说出口。这也是多么让人感到可怜可悲！可慰的只有一点幸有佳人相识，但眼看着将进入桃源境界，却最终在情人有约的等待中又是不明不白地被刺杀落崖。佳人如约，千呼万唤，再无回应……生命就这样无着。

——温氏在书将煞尾的一刻，将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似为残忍。相信：读者的心痛，作者定是倍加心痛是作者苦心，震动读者的心灵。

还令人忧伤的是：武林遭劫，各派尽毁，本来不起眼的人物，忽然一鸣惊人，成为武林新

的领袖，且是农民起义军中的要员，在他享有权力的一刹那，便得意之色溢于言表，私欲顷刻膨胀。难怪世世代代的王朝兴亡和农民起义的生生灭灭周而复始，永无止息。所谓武林纷争更是无端的儿戏——一种满足人俗的游戏。

高手就是高手，一部书的节奏必须受制于所表现的内容，性情急者可能嫌其慢，性情慢者又可能嫌其快，但高手的作品高就高在你掩卷之后，还要心牵神往，为其后的人物命运挂念着很远很远。

